



七月

雨停了 暮色徐徐降臨 廊前的紫薇花 開放在七月的角落 蛙們正淺吟低唱 行人和熱風卻已沉默 我斂起裙裾 悄然在薄靄中悄然穿行 走過竹影婆娑 走過小橋靜臥 女貞一樹高大落花如雪 染香我的鬢髮 身輕如長尾之雀 駕一脈余暉起舞 夜色沿我的雙翼展開 月光透過了所有的毛孔 抵達最遙遠的花園 有幽悠的長聲短韻 星如河 時光彌散 漫天如紗 你猜 我什麼時候開始喜歡上了黑暗 如果沒有長夜 你還會在那兒等我嗎

作者王霞：南京市棲霞區實驗小學

小時候，聽老師說，黃河距離我們村大約二十華里。二十里，對一個只在自家村子打轉的少年來說，沒有具體的概念，以為遠在天邊了。老師還說，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，孕育了中華文明。聽着這些，我懵懵懂懂，心里卻多了份莫名的神聖。於是，有了一個夢想——有朝一日，要一睹黃河的模樣。

後來，我來到依黃河而居的魯北小城——濱州上高中，高二那年，終於第一次見到了黃河。當時感覺，她普通之極，跟老家村邊的小河差不了多少，心里未免有些失望，難道名揚天下的黃河就是這樣子嗎？

再後來，我的家安在了這座城市。在這里，市區用水完全仰賴黃河，附近的農田灌溉也離不開她。因為一條近百公里長的引黃渠——小開河的建設，使黃河水惠澤了更多百姓。黃河，成為這片土地上無數生靈的生命之源。也許是因為瞭解了這些吧，我對黃河的感覺與學生時期不再一樣，覺得她越來越迷人了。

濱州的黃河，溫婉祥和。春天里，農人們牽牛扶犁，在壩下灘塗上悠悠耕耘；柳絲吐綠，在剪剪春風里輕輕搖曳。這時候，最該騎單車沿黃河大壩觀風景，一路賞景一路歌，草色遙遙青更青。累了，可以坐河邊小憩，也可以于高地之上臨水迎風而立。放眼眺望，悠悠黃河，逶迤遠去，豪氣蕩胸生，長歌風滿衣，直叫人生出拔劍向天濤的沖動。

夏日的傍晚，光腳丫在河邊沙灘上漫步

真好。腳心里暖暖的、柔柔的、癢癢的，熨帖極了。這時，就感覺自己是個孩子，一顆童心隨着綿延河水暢然飄逸。

秋天的黃河是醉人的。灘區的莊稼一溜金黃，與黃河水、黃土地渾然一體，莫辨彼此。夕陽緩緩西沉，炊煙裊裊升起，稀落的犬吠聲從壩外村子里傳來，回蕩在霞光激灑的河道里。一派安詳，一派恬然，換作誰，都想融化其中。



夢依黃河

2012年，我有幸來到黃河入海口。那里的黃河與濱州的黃河不一樣。黃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至此不復回。站在瞭望塔，憑欄望四野，向西蘆葦蕩蕩，飛鳥翔集，東面雲水茫茫、漫無涯際。蘆花在風中飄搖，一如漫天飛雪；檉柳林呼啦啦翻卷綠浪，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頑強地唱着生命的贊歌。黃河挾泥裹沙，每年在入海口沖積形成3萬畝新土地，時刻上演着滄海變桑田的活劇。置身此境，彷彿隨時可以領略一段時光如何貫穿千古，一個瞬間怎樣鑄成永恆。新生的那塊土地光禿禿的，荒涼而落寞，但我知道，不久會有草種、樹種飛到這里，發芽、紮根，鋪展得浩浩蕩蕩。這片土地，荒涼中醞

釀着勃勃生機。前年，我又專程到了千餘公里外的壺口瀑布。在那里，領略了黃河的另一種神韻。遠望晉陝大峽谷，恢宏空闊，層巒疊嶂；近觀黃河水，由寬展漸收束，先緩緩而湯湯，陡然間，從窄如壺口處向深槽狂瀉。那一天，我終於知道了什么叫排山倒海，什么叫奔騰咆哮，什么叫雷霆萬鈞。面對此情此景，除了驚嘆大自然的的神奇、更覺得，在大自然面前，人類是有多么渺小，多么柔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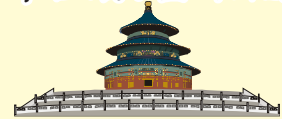
同是一脈黃河，竟如此不同。濱州的黃河寧靜、祥和；入海口的黃河遼闊、蒼涼，卻又生生不息；壺口瀑布那邊，則雄壯、震撼。

可她又是一樣的：水是一樣的渾黃，一樣地滋養着這片土地上的生靈。我為黃河的神奇萬端而迷醉，我為黃河給予的哺養而感恩，我深深地依戀着她，我們的母親河。

多么渴望，有生之年，走馬踏遍黃河，覽盡漫展畫卷，尋訪多彩迷人的華夏風情，承納源遠流長的文明脈脈。

作者陳棟林：供職於中國山東濱州企業，作品散見於國內外30余家報刊雜誌。

中國讀者來稿



我的童年正處在上世紀七十年代，那時候的農村沒有收音機可聽，更沒有電視可看。童年做過什麼遊戲，如何和小朋友玩耍，在我的腦海里早就忘得一干二淨，唯獨今天能夠記起來的，那就是母親陪我讀書。

母親陪我讀書的最早記憶是在我五六歲時，那時農村沒有幼兒園，也沒有學前班，孩子們都是自由玩耍，每天傍晚吃過晚飯，母親便拿出姐姐上小學時的語文課本給我讀，如：《小英雄雨來》《王二小的故事》《劉胡蘭的故事》《鷄毛信》《神筆馬良》等等。有了這麼多的故事，小夥伴們每天圍着我聽我給他們講故事，於是，我便成了孩子們的王。也因為有了書上的知識，從小我在孩子們中間就多了幾分自信。

我還清晰的記得那時除四舊，破除封建迷信，但母親還是把她年輕時留存下來的書偷偷給我讀。最讓我記憶猶新的是，母親曾讀過一個楹聯故事，說是一個教書先生，一天突然看到一只老鼠叨着一枝高粱倒着進洞，老鼠進了洞中，高粱枝條一個反彈卻退出了洞。於是，先生便在課堂上出了上聯：“鼠拉黍進鼠退”，讓學生對下聯。讀到這里，母親鼓勵我也對對下聯，我想了許許多多下聯，但母親都不對。隨後，母親又給我讀書。說是有名學生回到家問她的母親，母親想了許久也想不出下聯，此時，一家人在廚房吃飯，家中的大公雞突然跳到母親的織布機的彈簧

振家聲還是讀書



枝上，彈簧枝一個反彈，雞飛了下去。看到這一幕，母親突然靈機一動對兒子說，下聯有了，隨口便說出：“雞上機機動鷄飛。”聽了這個有趣的故事，我一下子對楹聯產生了極大的興趣。

如今，我所能記得兒時最為快樂的時光，也就是母親陪我讀書的時光。那書中的一個個優秀的故事，讓我學會了很多做人的道理，滋潤和豐富着我童年的生活，同時也讓我從小就養成了愛讀書喜讀書的良好習慣。

如今進入電子時代，有相當一部分家庭都是“三無兩有”，那就是無書，無雜誌，無報紙，有電視，有電腦。一些孩子從幼兒院時起，放學回家就是看電視上的動畫片，許多家長已難靜下心來陪孩子讀書。

古人云：“綿世澤莫如積德，振家聲還是讀書。”意思是說，與其死守着祖輩遺留下來的地位、權勢、財產，不如多做些善事；要振興家庭的名聲，還是要靠讀書。

孩童時期，正是孩子識字、認知和積累詞彙的大好時機，也是陪送孩子性格養成的最佳時期，此時，家長們如果能夠抽出時間，多陪陪孩子讀書，對孩子將會受益終生。

親子愛子，就讓我們從每天抽出一點時間來陪孩子讀書開始吧。

作者楊進峰：寧夏銀川市 銀川日報社

絕句小說二題

●神仙眷侶

他是山上的靈狐，一心想成仙。他是得道仙人，笑她不知天高地厚。

風不動，心不動，任憑靈花飛落。日復一日，精進修行。年復一年，卻終不得悟。

她恨他，是他亂了她的心，堵上了她成仙的大道。他一氣之下，把自己封在了一塊巨石當中。

三千年後，她終於成功。望着石中的他，珠淚盈盈：“我想成仙不為己，只為和你同屬一類，長相廝守。”

他幽幽一笑：看，我為你種下的玫瑰，已在我心中孕育三千年。

石破花開。風很軟，花很香。

●琵琶語

風雨淒淒，落花遍地。她氣息奄奄：“死後化為紫檀樹，為你做琴。”她在他懷里，含笑而逝。

他自幼愛彈琵琶，愛到痴迷，卻苦于找不到一把稱心的好琴。她是山中琵琶精，常悄悄

躲在他窗下聽他彈琵琶。高山。流水。只有她懂他的琵琶語。時日久，他和她互生愛慕，定終身。

院中，他和她成親時共同栽植的紫檀樹，颯颯作響，吟唱着離殤。紫檀樹做成琵琶。他輕輕撥動琴絃，音音美妙，似清風訴情懷，似荒漠冒清泉……愛不釋手。日日與山水細語，夜夜與天地共鳴。

戰亂。村人逃亡他鄉。他獨留，不讓她的青冢孤寂。琵琶一響，她的身影似在眼前起舞。任憑風雨凜冽，歲月不荒，人世不涼。那弦、指之間的音符，輕吟心靈的歸宿。

【絕句小說定義：絕句小說是紀廣洋先生創立和倡導的純文學新文體，300字以內，既要體現小說的描寫風格，體現小說的人物、情節和環境三要素，又要體現詩之絕句的韻文特色（不強求押韻，倡導內在韻律）。有別于敘事詩、詩體小說，有別于小小

說、微小說，更有別于段子、筆記和笑話，是一種介于小說和詩歌之間，分支流變，別開生面，前無範文和範例，獨立獨創的小說格式新文體。】

作者王舉芳：筆名風絮 山東省新泰市青雲小區



出廈門大學南門，就可看到神秘幽雅的正南普陀寺前的青荷塘與放生池，萬壽塔對峙，七小塔拱衛，梵宇琳宮山藏古寺，新構堂捨金碧輝煌。禪林法界，奉祀觀音，南普陀寺為閩南著名古剎。寺初名普照寺，後改稱泗洲院，宋代易名為普照寺。因為寺院是觀音菩薩的主要道場之一，又在中國佛教名山浙江普陀山之南，故稱南普陀寺。

走到山門前，步入天王殿，迎面映入眼簾的是由趙樸初先生題寫的匾額。前有端坐的彌勒佛，後有站立的護法韋馱，兩旁塑立四大天王。彌勒佛慈眉善目，耳垂雙肩，袒胸鼓腹，笑態可掬。有句“開口常笑笑天下可笑之人，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”的楹聯描繪了他皆大歡喜的情懷，也使人明白一個道理：心寬方能體胖，大度方得笑口開。殿後兩側鐘樓與鼓樓分列；大雄寶殿妙相莊嚴，大悲殿前菩提垂蔭。南普陀寺內梵音悠揚，人流如潮；佛殿建築顯閩南特色，燕尾飛檐，刻聯畫壁。

南普陀寺，依山而建的建築，形成了層層向上莊嚴肅穆的氣勢。香火很旺，虔誠的人閉着眼見口中唸唸有詞不知道在念叨着什麼。一個小池子低布滿了硬幣水面漂着一些紙幣，暗想一年能掙出多少啊。一個巨大的佛字面前留影的人絡繹不絕我們也難免要湊個熱鬧。順着人流來到大悲殿，殿內有四尊觀音，正面為雙手觀音，端坐在蓮花座上，神態文靜自若，和善可親，其餘三面為四十八臂觀音，每只手臂掌中各雕一小眼，手上各擎神物，神器各不相同，姿態亦不一樣，表現觀音有不同的渡眾悲願。

寺後五老峰東西亦有兩峰，狀如鐘鼓，稱作鐘山與鼓山，鐘鼓山與鐘鼓樓遙遙對峙，相映成趣。過了大石埭，便是大雄寶殿，殿中供三世尊佛，各高3米余。其他塑像與一般寺院無異。但佛殿有其特點，為別處寺院所無。其一，釋迦佛前有一尊千手千眼觀音；其二，牆上繪有佛祖誕生的故事；其三，佛殿屋脊呈卷棚式弧形，燕尾式飛檐如紫燕凌空，佛殿顯得莊重；其四，以閩南古建築傳統技法，採用各色瓷料，剪貼鑲嵌各種飛禽走獸，經久不變；其五，就地取材，多用花崗岩石建築，特別是石柱、石梁、石礎、石埋、石路、石斗拱、石欄乾等，無不以為石為材，獨具特色。出大雄寶殿，第三座殿閣即為建于明代的大悲殿，內供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。有兩株珍貴的菩提樹，屹立在石階之上，高約20米，枝葉扶疏，分植兩旁。殿內供奉的觀音菩薩，正面是雙手觀音，其餘三面為48臂觀音，掌中各雕一只小眼，手上持多種神器，姿態各異，獨具神韻。最後一座殿閣為藏經閣，高兩層，上藏文物，下為法堂。上層為玉旨寶殿，珍藏緬甸玉佛28尊和宋代古鐘、香爐，明代銅鑄八首二十四臂觀音，清代瓷制濟公活佛以



傾聽梵音

及中外佛典經書數萬卷。其中較為珍貴的有《磧砂藏經》、《明大藏經》、弘一法師的手稿《佛說阿彌陀佛》以及日本外務省贈送的《日本大藏經》等。出藏經樓，閣後有摩崖石刻多處，其中有一方大石，鑄刻着高4米多，寬3米多的巨大“佛”字，幾乎佔滿整個石面。此字為清光緒二十二年(1896年)釋振慧所書，筆劃豐滿，剛勁有力。尚式側有景峰和尚與喜參和尚墓塔，右側有轉逢和尚墓塔，均為紀念他們對南普陀寺有所建樹而立。沿此而上，即為五老峰山麓。山腰之間，重建了兜率院，此外原為弘一大師讀書處。”須摩提國”和太虛亭等景點均集中在此。山後有抗倭名將俞大猷的詩章石刻。山上有漫山遍野的相思樹。從藏經閣後面拾階而上，就是連綿起伏的五老峰，恰似五老凌霄在坐山觀海。道旁石壁，如鼓似鐘，歷代題咏，佛翰雅韻，恍若行進于“書法石林”之間。寺後崖壁刻有高一丈四尺，寬一丈的“佛”字，筆力遒勁，一氣呵就，系清光緒年間振慧和尚所書。近旁有“心即是佛”、“靜趣”、“慈航恩溥”等題刻，還有景峰和

尚、喜參和尚的墓塔；左側過石徑，有轉逢和尚墓塔，崖壁有葉恭綽題“法性常留”，再穿岩隙豁然開朗，有陽厚生敬題“為善最樂”，妙在“最”字寫成“白取”，寓意深刻。半山腰除了兜率院外，還有須摩提國、阿蘭若處等亭臺樓閣。白雲蒼狗，世情冷暖，我們路過崖題“法界”處決定返回，下山不依原路而行。岩壑幽美，遍植相思，壁間有明萬歷題刻“龍洲臥崗”，還有法莫道不消魂國觀音寺沙門釋真常的梵文題記。出口在閩南佛學院的大草坪，最早創辦于1925年。左側有弘一法師的雕像和“悲欣交集”的題刻，林木繁茂，環境幽然。寺宇周圍保留眾多題刻，著名的有明萬歷陳第、沈有容題名石刻和清乾隆御制碑。寺後崖壁“佛”字石刻，高一丈四尺，寬一丈。寺後五峰屏立，松竹翠郁，岩壑幽美，號“五老凌霄”，是廈門大八景之一。登臨遠眺，山風海濤，盡收眼底。

南普陀寺里的香火最為旺盛。煙霧縈繞，梵音四起，撲面而來，使人的心靈，頓感肅穆，充滿景仰。雖然聽不清也聽不懂那些詞曲音律，但那種梵音實在是美妙動聽，它象在訴說着什麼，又像在規勸着什麼，更像在潛移默化地教化着人們什麼。木魚磬聲然敲着，一下接着一下；佛語喃喃有聲，一聲緊接着一聲。我聽不懂這些梵音佛語，但我相信一點，那就是它們必然會觸及人的思想和靈魂。我想，在這喃喃細語和磬聲然妙音中，紅塵中信佛之人必定會找到一絲心靈的慰藉和靈魂的皈依。

作者林國強：浙江省作家協會會員，主任記者。作品散見國際國內百餘種報刊。